

《光明日报》近日重磅报道:“给卓越的全球城市一个中国定义”,对上海如何发展成为全球卓越城市作了全面阐述。报道称,“今年9月最新排名显示,上海首次取代东京,跻身全球金融中心前五行列。”这既是世界对上海发展的肯定,更是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任。上海城市总体规划(2017-2035)提出,到2035年上海要建设成“卓越的全球城市”。但是,何为“卓越”,如何“卓越”,怎样在现有基础上开创更高境界,从国际比较的视角中找差距、补不足?

上海道路两侧的城市绿化,绿树红花,层次分明,品种丰富,但管理还要更精细。花坛花坛大多高于地面,坛中泥土基本与坛沿持平甚至高出花坛。这样的设计,极易造成晴天尘土飞扬,雨天泥浆四处流淌,环卫工人疲于清理不说,还给道路环境造成较大污染。其实,只须将花坛设计略低于路面即可。如确需建高于地面花坛,坛内泥土应尽量低于坛沿,再辅以暗排水措施,可迎刃而解。此外,行道树栽种也应科学合理。现马路两侧行道树株距过近,树冠叠加严重。原因在于初栽时,只注意小树年少时开枝散叶密集好看,而忽略了树到中年后枝繁叶茂所需合理生长空间。有关部门如对此有所考虑,会大大减少成树移栽率和修剪量。

市政道路施工、维修用黄沙、水泥随意堆放;施工切割地面或建材,无任何防尘措施,以致灰尘飞扬、空气污染,市政施工管理不善是原因之一。

笔者在东京街头曾目睹市政施工者在切割地面砖时,其切割刀前端放有一台喇叭状大口径吸尘器,切割灰尘悉数吸入其中,未见扬尘。同样在东京,笔者路过一建筑工地大门时,只见一辆辆驶出的渣土车被冲洗得干干净净,车顶部

考察浦东仪门,除了家族家风寄语寄语之外,还有传统文化的传承。

新场大街271号张氏老宅的仪门上,有一副“京洛传韵,曲江养鸽”的对联。这副对联笔法遒劲,古意醇厚,虽历经百年风雨,依然清晰。

“京洛传韵、曲江养鸽”是有典故可寻的。东晋《搜神记卷九》中讲了一个故事:京兆长安有一个姓张的人,独自居住在一间屋子里,有一只鸚鵡从外面飞进来,停在床上,张氏祝告说:鸚鵡飞来,给我带来灾祸,就飞到天花板上;给我带来好运,就立即飞进我的怀里。鸚鵡飞进了他的怀里,他伸手去摸,鸚鵡已不知去向,却摸得一支金钩。从此他把金钩看做宝贝,子孙逐渐富裕。蜀郡一个商人来到长安,听说这件事,就贿赂张家的婢女把金钩偷给了商人。张家丢失金钩以后,家业逐渐衰败。蜀郡的那个商人也屡次遭到穷困,偷得金钩对他也没有好处。有人告诉这个商人说这是天命,不能强求,于是商人将金钩还给了张家,张家又重新昌盛了起来,这就是“张氏传韵”的传说。“京洛”则是指唐代的首都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。

“曲江”是指唐朝长安城南的皇家花园。唐时,每年进士发榜的时间在二月份,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,皇帝就在曲江园林举行盛大的宴会,赏赐那些新考中的进士。在宴会上,进士们把装了酒的杯子放在曲江水面上,酒杯随水而流,流到谁的面前停下来,谁就拿起杯子饮酒作诗,因此有“曲江流饮”之说。有一年,曲江宴会结束后,一个进士心血来潮,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大雁塔下面的石壁上,遂成一种习俗。凡是新进士曲江宴会后,都要来到慈恩寺大雁塔,选派一位书法漂亮的进士,把大家的名字题在石碑上。以后谁当上了将、相,就把黑色的名字改为红色的。于是也有了“曲江留名”之说。

“养鸽”一说源于唐朝丞相张九龄。他是武则天神功年间的进士,岭南韶关人,而韶关古称曲江。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便出自张九龄。他不但才高八斗,还酷爱养鸽。“曲江养鸽”之意,就不难理解了。这里的“曲江”既指出张氏籍贯,又暗意进士及第的显赫。张氏宅第建于清光绪年间,建筑面积1115平方米,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四进院落,这在当时的新场算是大的了。对联告诉我们,不是你的不要去强行索取,生活如鸽自由放飞。

75岁的张峰是新场中学的退休教师,也是张氏后人。他在《新场梦华录》里这样记述:在仪门楼的门扉上用朱砂大字写着“京洛传韵,曲江养鸽”,说明我祖上曾是京城名门之后,家世显赫,辗转江南。

在新场的这座老宅,人们都叫它张厅,仪门上的对联,述说着一个家族的前世今生。

也被紧紧地包裹着,国内常见渣土车跑冒滴漏现象难以见到,要不是从建筑工地出来,你很难将它和渣土车联系在一起。

“拉链马路”作为市政管理顽疾,经多年治理虽有好转,但尚未彻底根治。水(自来水和雨、污水)、电力、煤气和通信等各自为政,无序开挖马路现象仍屡见不绝。好端端的一条马路何以随意破膛开肚,遭受如此虐待,其根源在于九龙治水,多头管理。政府何不将路政建设审批管理集权于某部门,统一规划,统一管理,统一施工。如此必将大大减少重复施工给道路通行带来的影响。此其一。

借鉴国外大型通用地下管廊建设经验。科学规划,老城老办法,新城新要求。凡新城区新建或老城区改造的,将各方需求尽可能集中于地下管廊中解决,且其位置尽可能位于地面人行道下。通过对新、老城区大型地下管廊建设按计划有步骤加以推进,彻底改变乱拉线缆污染、各类检修等对市容和通行造成的影响。此其二。

特大型城市精细化管理是个永恒的课题。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商品博览会即将在上海举行,届时呈现的全球优秀设计、优质产品和服务等,我们固然应认真学习,举一反三,兼容并蓄,但是否可藉此东风,多学习、借鉴国外一些大城市在市政建设管理方面好经验和好做法,有效拿来,为我所用,以海纳百川,敢为人先,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,先行先试先闯?同时,我们还应勤下苦功,以功成不必在我,成功必定有我,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毅力与韧劲,将上海的市政建设在现有良好水平基础上,实现较大提升,早日赶上并超过国外超大型城市的管理水平,成为全球卓越城市的新样板。

苏州人是顶真的,园林、刺绣、评弹、家具、盆景,就是靠一股顶真的劲头鼓捣出来的,苏州人在美食这档事上更是如此,严守不时不食的祖训,这倒也算了,但同样的食材,不同季节还要搭节目。比如吃一块肉,一年四季要按照酱汁肉、荷叶粉蒸肉、扣肉、酱方这样的顺序来吃过来;苏州的面也是讲时序的,焖肉面、三虾面、枫镇大面、冻鸡面什么时候应市,老面馆里的师傅说了算。

蒋洪,苏州人,曾任旅游饭店星级评定员,吴越美食推进会创始会长,他主编的《水韵吴江》是我的枕边书,翻烂了还舍不得扔掉,一本本叠起来,空闲时随手检出,又有意外收获。苏州美食界泰斗华永根先生说蒋洪:“长期以来他一直关注苏帮菜的传承与创新,挖掘整理出一大批吴江传统美食美点,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美食文化创意者。”六年前蒋洪拜华先生为师,但华先生对徒弟的评价公正客观,并无虚饰。这些年来蒋洪也收了几位徒弟,这些徒弟都是餐饮界的风云人物,有的还是著名国企的老总,蒋洪借了师父和徒弟的合力,利用太湖流域的丰富食材和独有资源,设计了吴江四季宴、江南运河宴等,甚至还

用珍稀的塘鳢鱼做成全塘宴。吴越美食界有一句话:打开苏州美食的正确方式,就是先与蒋洪交朋友。我就是与蒋洪交上朋友后,如愿以偿地尝到了上至星级宾馆,下至街头巷尾的苏州美食。有一年春暖花开,我们上海一班吃货朋友又去太湖沿岸尝鲜,某酒家摆起了两桌素直小宴,由蒋洪的徒弟执

羹勺,江海湖时,令小鲜和红烧黄鳝农家菜园蔬一道道上来,莫不叫人筷头如雨,大快朵颐。不料蒋洪对其中一道菜皱起了眉头,现场点评,一针见血;接下来又上了一道菜,蒋洪执箸一尝,猛地一拍桌子,吓得我们大气都不敢出。良辰美景,大家吃吃喝喝图个热闹,你蒋会长干嘛这么顶真呢?不会他的徒弟端端不安地出来,蒋会长对他如此这般一番点拨,徒弟频频点头,执礼甚恭。

今年上海书展上,蒋洪的美食新著《寻找美食家》由上海书店出版社隆重推出,签售的场面果然十分热闹,有吃货朋友从老远的地方赶来求见偶像。我花了好几天时间通读了一遍,其中有一节值得细细咂味,在《师父的投射》一文中,蒋洪讲到拜华先生为师后,师父喂了他三招,一是逛菜场,二是办宴席,“第三招,协顺兴事件。

这招我没接住,内伤。”这

里说的是2014年秋,华先生陪省烹协的领导与另一位烹饪大师徐鹤峰参加美食节开幕式,就近在蒋洪三徒弟主理厨政的协顺兴用便餐,因为出品马虎,惹得华先生拍了桌子。蒋洪为徒弟护短,用低标准来搪塞,但一出口他就意识到犯了错,因为在华先生以及大多数苏州厨师的观念中,菜做得好不好,与菜价没有关系。所以,我就理解了那天蒋洪投箸拍案,其实也是受了师父的影响。

当然,从平时我与蒋洪的接触来看,这位老兄顶真起来,真的十分苏州。在这本新书里,他也是以顶真的态度来撰写的,在有些地方用足了考证功夫,将学术课题与市井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,可读可议可生发奇思妙想。比如他条分缕析“莼鲈之思”所思的那条鱼,就是很让人长见识的;再比如他解读“松子东坡”这块“相当苏州”的肉,不仅用优美的文字还原了苏东坡落魄之中游访姑苏的历史现场,还从多种典籍中参照了江南几大帮派菜肴中的“东

坡肉”“松子肉”等元素,为研究苏州名菜提供了理论依据,然后再提供足资操作的“葵花宝典”,令人食指大动,口舌生津。诸如《立夏蚕豆饭》《芒种酥鲫鱼》《最忆生黄酱》《刘锡安奥灶面》《厨师与食客》《春韭秋松》等篇什,不卖弄,不浮躁,不端架子,洋溢生活情趣,彰显作者个性,对文学爱好者和餐饮从业者来说,都是极佳的范文。

稻城一夜

金玉明

果银日则千年老妖的雪

化成整夜缠绵的雨

在客棧木窗上,加冕纯洁深邃

丰富我的梦境

“恍然,我在故土水稻田里

趟出哗啦哗啦的声响”

醒来时,丹增大叔的转经筒

从窗外经过,“嗡嘛呢叭吽吽……”

七夕会

么人注册,于是就干脆取这谐音,叫了“二对”这个名字。原来这么简单,简单朴实到令人难以置信。

深褐色的汤液,淡淡的苦味,高天上洁白的流云,地上斑驳的树影,此情此景,勾起我对云南小粒满腔的兴致:它从哪里来?音乐人宝康兄讲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——

宾川有个山寨叫朱苦拉,寨子位于金沙江支流渔泡江边,路途遥远,人迹罕至,保留着原始社会风貌。早些年,当地有一个故事,形容到朱苦拉的山道狭窄险峻。当时,朱苦拉的一个村民,步行到山外买了一头小驴抱着回村,驴长大后,村民竟无法牵着驴走出山外。然而,这样一个偏僻原始的村落,却被一位法国传教士看中,一百多年前,他历经艰难险阻,来到这里传教,并带来一批咖啡树苗种植。因为这位传教士,朱苦拉人迷上了咖啡。也因为朱苦拉,云南小粒咖啡得以成名。当然,如今到朱苦拉的路已经拓宽,并且用水泥浇筑硬化,开着车就可以到朱苦拉村品咖啡了。

宝康兄的讲述,似小提琴奏出的旋律,娓娓动听,令人神往。而日头之下的这个露天咖啡馆,不仅让我品尝到纯正、廉价的咖啡,也使我

我对云南增加了新的认知和感受,令我久久难以忘怀。

宾川坝子的咖啡馆

书同

怎样一个氛围呢?露天之下,树影之中,三五成群,窃窃私语,物我两忘,浮生半日。不错,忙碌、空乏的人生,的确偶尔需要这样的氛围稀释、丰富。

从树缝中看见了墙上的广告词:二对咖啡,宾川人自己的伴手礼,中国小粒咖啡发源地,经典越式风味,打造最有情调小县城。读着,品着,在感受到宾川人的朴实、严谨之外,又分明嗅到一股诗与远方的文艺气息,这也许就是云南气息,云南魅力吧。

“二对咖啡”的名字,令我颇生好奇。宝康兄尽其所知,作了介绍。他说,这里原先是华侨农场二队,据说注册公司的时候,想因陋就简,就叫“二队咖啡”,不料那时“二队”已被什

都市『丛林』

(钢笔画)

陆锡民

旅游

沈嘉禄

顶真的苏州人

护犊之力

詹超音